

# 当今十大奇案

惊  
悚

重性的话头  
这并西林  
仙林深山传  
史家红帝  
全国晶大许  
古墓出金  
宋

# 当 今 十 大 奇 案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封面设计：柳成荫

**当今十大奇案**  
Dang Jin Shi Da Qi 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96,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口张10  $\frac{5}{16}$  插页2

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7,000

ISBN 7-02-000420-2/I·421 定价 2.85 元

## 目 录

- “黑色走廊”的幻灭 ..... 彭鸽子(1)  
——记云南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
- 兽性的证明 ..... 琼 芳(23)
- 追寻两行罪恶足迹的跳跃镜头 ..... 张卫华 张 策(53)  
——张常胜、叶之枫案采访纪实
- 土地与土皇帝 ..... 麦天枢 张 瑜(102)
- 倪献策外传 ..... 赵相如(141)
- 腐朽的灵魂 ..... 朱中民(184)
- 金库大盗落网记 ..... 邓余保 熊言伟(209)
- 震惊全国的七天“皇帝”梦 ..... 草 办 勇 生(250)
- 古墓幽灵 ..... 熊光炯 熊相仔(272)  
——明乐安昭定王墓被盗记
- 全国最大诈骗案始末 ..... 洪三泰(294)

# “黑色走廊”的幻灭

——记云南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

● 彭鸽子

一九八五年初，香港的一家报纸刊出了这样一条消息：“金三角连续第四年丰收，港警缉毒工作繁忙；去年警方搜获的海洛因总数为一千零三十五千克，比上一年超过一倍，而海洛因市价则暴升至每克一百五十四元……”

就在这前后不久，英国路透社也从泰国首都曼谷发出一条电讯：泰国昨天判处一名拥有海洛因的泰国著名电影制片人终身徒刑，电影界的一名前性感偶像也被判终身徒刑，另一名女影星被判坐监三十三年……

他们是在曼谷的廊曼机场被捕，当时他们携带七八公斤海洛因，正想飞往香港。

展开世界地图向东南方向看去，由泰国北部的清莱市北行六十四公里，在泰国、缅甸、老挝三国边境交界处有块三角形的地区（据估计约有十五万五千平方公里，等于两个台湾省大），这就是所谓的“金三角”。

这里大山重叠，森林密布，著名的澜沧江（在泰老境内

叫湄公河)从这一带浩浩荡荡流过并与美科克河汇合,这里居住着苗、傈僳、拉祜、瑶、仫佬、汉等许多民族。

由于气候温和,雨水丰富,这里能以“金三角”这光灿灿的名字闻名世界,并不是真的有什么金矿,而是因为二百年来盛产那学名罂粟的有毒鸦片。每年春季罂粟花开,姹紫嫣红,鲜艳夺目。一位不久前去过“金三角”的外国记者曾这样描述:“绿色平缓的山谷开满了数不清的大朵罂粟花,红的、白的、紫的,脱颖而出,和苍穹的蓝色构成美妙的色彩对比,微风吹拂,花枝轻轻摇摆……如此艳丽的花,竟是危险的毒品,令人难以置信。”

海洛因就是从鸦片当中提炼出的烈性毒品,大约十斤鸦片可提炼一斤海洛因。

这种毒品一吸就成瘾。吸毒是资本主义社会治安混乱的原因之一。一些吸毒者为了重价得到这类毒品,不惜倾家荡产,偷抢扒盗,卖淫行骗……

在“金三角”掌权的不是这里的泰、缅、老挝政府人员,也不是当地的苗、瑶等民族,而是一伙由特殊原因组成的毒品武装走私集团。“金三角”每年生产六七百吨鸦片烟,精制成的海洛因占世界产量的70%,都是由他们控制着,用各种方式偷偷运往东西方世界,牟取暴利。他们过着王公富豪般的生活。

这当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毒王”的坤沙(又名张奇夫)。他手下的武装匪徒有两千多人,虽然,泰、缅等政府曾多次出动部队围剿,也没法使这一世界最大烟毒产地毁灭。

## 二

到过中国西南边境重镇畹町的人都知道，一走到这中缅交界处的口岸，首先进入视线的是那庄严的五星红旗，桥边上那栋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畹町边防检查站”牌子的银灰色大楼，以及那英气逼人，一身戎装的武警战士。

这里每天进出的人数有时高达三万人次。这对畹町边防检查站的工作人员来说，是多么繁重的任务！

这畹町镇的地理位置很特殊，虽然有一条河形成自然的国境分界线，但河床很窄，春冬两季天旱水浅时，裤脚不用卷，几步就可以跨过河，进入我国的土地。

一九八五年四月五日上午，在国境那边的一片密林中走出三个年轻人，他们看准我们这边的公路上渺无人迹，便一纵身跃过了河，从容地走上公路。一会儿，几辆拖拉机从后边驶来，那轰隆响声虽然使他们有点心慌，但，拖拉机只是一晃而过，并不理会他们。接着又驶来一辆空货车，他们试探地招招手，看能否拦住车，货车驾驶员热情地让他们坐进车厢，三人象从附近村寨去畹町镇上赶街的边民一样。

第一道关卡轻易通过了。他们三个人很得意，那个穿淡蓝色衬衣，有着一副结实的身子和胖脸的小伙子，动了动他厚厚的嘴唇，向那穿着暗花白衬衣、颇有派头的年轻人作了个微笑，意思在说：怎么样？我选择的过河地点和时机不错吧？

这个穿白衬衣的人只是微微动了一下嘴角。他还是第一次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对这片国土的种种传说，在他心头形成了神秘紧张感觉，象那远处山谷的云雾一样在浓重涌起。

他听说，这里的边防武警很厉害，边境线都在他们严密控制下；公安局、海关也是侦查网四布，还有那些老百姓对有异常活动的人也是盯得很紧……

货车驶过怒江、澜沧江，进入保山。他们在小摊贩前停一停，小吃店门口看一看，百货商店里也挤一挤，很是自由，谁也不管他们。

他们越来越放心了。

三天后，这三个人持着伪造证件，以玉石商人的身份来到了昆明。

他们哪里知道，在他们跃过河的那一刹那，就被畹町边防检查站的褚罗中看进了眼里。这位在边防线上干了十五年的老侦察员，不动声色，不露痕迹，既然你们已跳进了我们的大网，那就让你们慢慢的晃荡吧！什么时候收网，怎么收网，那就是我们的事了！

长得颇有气派、眉宇间含着骄横的方脸凹眼窝的年轻人，就是盘据“金三角”闻名世界的贩毒大王坤沙的心腹张国清。高个清瘦，老成持重，越境时穿一件灰色衬衣的年轻人，是张国清的助手易正。另一个矮胖结实的小伙子张杰，是他们用重金收买做向导的边民。

张杰久居中缅边境，平日经常利用边民的身份出入畹

卷一  
第二章  
第一节

町、瑞丽一带，对边地情况十分熟悉，还利用做玉石生意多次深入我内地，去过昆明、广州，和那里的一些生意人有来往。

“金三角”鸦片虽然丰收，海洛因的加工也极顺利，但如何远销欧美和东南亚？这是个大问题。

过去，他们是在深山大岭里人背马驮，武装押运到泰、缅交通线上，从海上或空中运到香港、澳门，然后再往其他国家转运。如今，由于泰、缅武装部队加紧了边境封锁，不断派出武装部队向“金三角”一带搜剿，加上国际刑警组织的缉毒行动，毒贩们不断在泰国的曼谷、缅甸的仰光等城市被捕，迫使他们不得不苦思冥想，急于开辟一条新的黑色通道。

多年来，他们不敢北望中国。这贩毒集团不少主要骨干当年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下的败将，想起那沉重的打击，至今他们还会发怵。但他们又不甘心大批毒品被困在山沟里。欧美市场上海洛因正缺货，几十万、几百万吸毒成瘾的人们正急不可耐地等待这些毒品。在美国的纽约，一公斤海洛因高达一百四十万美金，或二百万美金，而他们这些贩毒集团所掌握的海洛因，却不是几公斤，而是成百上千吨，如果能够全部运出销售，哪一位世界富豪的财产也难以和他们匹敌。

正是因为这种剧毒能使成百万成千万瘾君子失去工作能力丧失生命，成为扰乱社会治安的罪人，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对这类贩毒集团进行严厉打击。以新加坡法律

为例：拥有十克海洛因者就判处死刑！这刑罚不能算轻，但人为财死，这批贩毒集团还是甘冒风险，四出走私。他们有的是钱，也就不惜重价收罗为他们卖命的走卒。比如这个张杰，他们雇他带一次路（从畹町到广州）就给几万元报酬。

“金三角”的贩毒集团头目，对这次黑色新走廊的开辟是煞费苦心的，听说中国对外开放了，允许从边境到内地做生意。在他们看来，这就有机可乘。

不过，传说是虚，眼见才实，为了慎重起见，贩毒大王坤沙特意派出了他的心腹张国清和亲信易正出马探路。

张国清化名安洲济，易正化名李富，都是以玉石商人身份出现。

他们住进了昆明市的高级旅馆，出入豪华的酒家，把“金三角”缺少的山珍海味都尝遍。他们还去过青年路、工人文化宫前的广场。只见那数不尽的个体户摊子上，进口的苹果牌牛仔裤、香港夹克衫、美国雀巢咖啡、变色口红、电子手表……应有尽有。

中国真是开放了，这些“洋货”都可深入这离边境千余里的城市。看来无色无味的海洛因也不难隐藏在货物中带进来。

他们经常坐上出租汽车在大街小巷兜风，时而急速奔驰，时而突然煞车，时而拐进窄窄的小巷，不断从后车窗或后望镜中窥视有没有小车追踪。

大街小巷车如流水，他们没有发现哪辆车是追踪他们的。

真使他们宽心。

一星期后，三个人又大摇大摆乘火车到达广州，过贵州、广西、湖南，几天中跨越了五个大省，一路顺利，没遇见什么盘查。

仅仅十天就花完了张国清带出的八千元现款，还把金项链、金戒指都送进了当铺。

张国清对这次远行的印象是：有趣、痛快、值得，不虚此行！

看来这“金三角”——畹町——昆明——广州的拟议中的运毒黑线，将从虚点变成实线。

当他们从畹町出境时，张国清当即向张杰表示，下次就经由这条路把海洛因运往广州转往万山群岛，由香港的毒贩在海上接货运往美国，并嘱咐张杰在边境物色运货的人员和车辆。然后，他们翻山越岭返回“金三角”，去向在那里焦急等候的毒王坤沙报告探路经过。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在他们进入我国境那天，从畹町乘车前往昆明时，畹町边防检查站那位老练的侦察员褚罗中和他手下人，也上了同一辆公共汽车，“陪伴”这伙罪犯一起北行。

通过电报密码联系，从畹町到昆明、广州，有关的边防武警和公安人员都悄悄地迅速行动起来。一张张大网拉开，把这三个贩毒集团的成员罩住……

上级领导指示：“侦察措施要周密设计，精心运筹，控制工作要做到万无一失，防止打草惊蛇半途而废。”

### 三

一九八五年七月，正在昆明活动的张杰，突然接到易正的信，约他赶快返回境外的棒寨商议怎样运毒的事。

他虽然原来不是“金三角”圈子里的人，但也陷入了那“金三角”的陷阱，他做梦也在想着发财，发财！白色的海洛因在梦幻中变成许多金条、金块……

他从昆明来到芒市后，七月二十日驾着一辆摩托车急速向畹町方向驰去。

张杰年轻又心高气傲，自恃驾驶技术精湛。三个多月来他往返畹町、昆明之间物色可靠的运送海洛因的人，如今一切已办妥，张、杨二人也托人来接头运货，他一高兴喝了半瓶白酒。他盼望这批货早日能顺利成交。得到那笔数目巨大的钱，盖一幢宽敞的房子，做一个有着雄厚资金的大老板。眼球上的红血丝在不断增加，人在摩托车上，心却在盘算着钱到手怎么安排。车速放到了最高档，风驰电闪地奔走在被雨水冲刷过的油滑的公路上，一辆辆大车小车被他超过，远远地扔在后边，风声“唰唰”在耳边响着。

这是一个陡而弯的大坡，飞驰的摩托快得象离开了地面在空中飞翔一样，那半瓶酒也在腹中翻腾，他眼前一片迷茫，突然车子蹦起来撞向路边的一棵大树，反弹出很远，再一次猛烈地撞在树上，车翻了，人也昏死了过去。

在附近田里做活的一个农民目睹了这一切，急忙丢下

锄头赶过来，呼喊过路的汽车停车救人。

路上张杰多次醒来，他感到胸及腹部之间钻心地痛，他想活命，留着命就能发财！每一次从昏迷中醒过来，他都要问到达芒市医院没有，得赶快啊！

车刚进入芒市，死神的黑翼就扑向了他。

“金三角”的来人，还在境外等候他呢！

这一意外事故，使敌我双方都感到愕然。

这几个月，我们的边防武警和公安人员在上级统一布置下，在漫长的边防线上日夜巡逻，白天大雨淋，烈日晒，晚上在草丛里、大树下埋伏，露水浸、蚊子叮、蚂蝗咬，吃尽了苦头。他们是在紧紧拉着网绳，准备一声令下，就把这帮贩毒集团连人带“货”一网打尽。

可是如今已上了我们“荧光屏”的张杰突然消失了，“荧光屏”上一片空白。也有人怀疑：会不会贩毒头目已发觉我们盯上了张杰，而杀人灭口呢？

我们的同志也是疑虑重重，这突然的变化真叫人着急！

当天晚上十一点，边防局接到从畹町边防检查站报告到昆明的这一讯息。

第二天早上，边防局领导机关的大楼里，蓝色的窗帘紧遮住宽大的窗户，在办公室里，局长、处长们的脸色都是那么严峻。一个又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被提出来分析，讨论，又被否定……

这些老成干练的边防武警领导人，都统一了认识：“金三角”的毒枭们决不会放弃这条他们已开始经营的“黑色走

廊”，一定还会再来，是沿旧道，还是另辟新线，必须尽快掌握，同时要查清张杰的死因。此方案得到了省公安厅领导批准。

当天中午，边防局副局长周如鹏亲自赶往芒市、畹町去组织调查，布置下一步工作。车在飞驰，近千公里的行程，他们只用了二十八小时。

一天一夜坐车未眠，使周如鹏眼球上浮现了血丝，他顾不上休息就听取了早已从畹町赶到芒市的褚罗中汇报的情况。亲自到张杰出车祸的地方进行查看，经验尸和目睹发生车祸的农民提供情况，判明张杰确实死于自己造成的车祸之中。下一步得密切注意和张杰有联系的另外一些人。

处理完张杰的后事，周副局长又赶往畹町边防检查站，布置各口岸架网工作。防止贩毒分子采取另外渠道进入我境内。

两天后在境外棒赛等候张杰商定运货时间的王稀元才得悉张杰已翻车死亡，忙返回瓦城去报告张国清、易正。本来就神经过敏的张国清、易正，产生了一连串问号：怎么早不出车祸，晚不出车祸，偏偏这紧要时刻张杰丢了命？是被中国边防武警捕走了，还是被另一条黑道上的哥们谋杀了？

他们决定赶紧往后缩，运毒事暂缓进行。

#### 四

驻守在畹町大桥边的武装干警、战士们仍然辛苦忙碌。

他们每天冒雨到各口岸侦察，了解情况，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一天天，一月月过去了，长时间的高度警惕使得每一个干部、战士都极度疲劳。

在境外担任联络的王稀元从张杰死后，一直没有入境露过面。贩毒分子们在打什么主意，真让人摸不透。莫非他们是利用张杰虚晃一枪，而毒品已从另外渠道运走了？

不，不可能。副站长卢跃南深知自己手下的褚罗中和其他战士们是很精明的，决不会放走这伙贩毒分子。那么是失去了张杰，贩毒集团不再想打通取道畹町至广州运送海洛因的道路了。不，不会的。既然张国清他们决定要在中国境内筑成一条黑色走廊，他们就不会取消这个打算。得遵照上级领导的指示，把网架好，用最大耐心和毅力等待贩毒分子们入网。

不出所料，“金三角”的贩毒总部并没有死心，他们闪避了一段时间，弄清了张杰的死因后，又继续派出王稀元到我边境内外活动，再寻找一个能为他们带路和运货的人。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边境上有着各种走私能手和冒险家，这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能巧妙地把香烟拆开，把烟丝抽去，把毒品装进去，以混过关卡的检查

.....  
但，对于来自“金三角”的毒枭们来说，这都是不值一顾的雕虫小技，他们要做的是大买卖，要把几万克、几十万克海洛因越过中国国境，运往香港、美国！

一个风骚美丽、泼辣能干、常从边境去往昆明做生意的女人被介绍给他们，但被刷掉了。女人能办什么大事，只能卖卖变色口红、旧西装、夹克衫，陪男人睡觉。

一个彪悍凶狠，敢于铤而走险的大汉，被他们列上初选名单，但后来也被勾掉了，这种人在大山里持刀行劫或者跟在运毒的马帮后边护卫还可以，谨慎稳重办事却不行……

事情又这样拖下了。

畹町、德宏一带国境线长，地形复杂，两国的边界多是从一条小沟、一块田地、一条公路来分隔，贩毒分子们很容易滑进我境内。可是驻守畹町边防检查站的武警人员并不多，每天除去派到口岸上为边民办理入境手续，和外出执行堵卡任务，再加上出去学习人员，站里的人便所剩无几了。为了向上级机关提供可靠的情况，调研科褚科长，在手下三名科员都出外学习，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的情况下，他担起了整个科里的工作，白天收集情况，晚上向站领导汇报，研究案情，协助领导布置检查哨位……累了就在办公室打个盹，饿了随便在服务社买点吃的充饥。他的一对弱小的双生子生病也顾不上去看一看。他明白，这一段时期不能有半点麻痹，全站都处于高度的警惕之中，他们调研科更是了解案情发展的重要部门。稍有疏忽，贩毒分子们就可能从他们眼皮下溜走。

一年快过去了，贩毒集团还在境外游荡，莫非是张国清觉得开辟经由中国境内的“黑色走廊”凶多吉少，放弃了这一计划？站领导卢跃南、褚罗中和其他干部一起坐下来研

究、分析。按他们在口岸工作多年的经验，一件案子时间拖得越长，案情越复杂，加上上级领导一再强调不能松劲，他们便决定这张大网得长期撒开，时间再长，也不能撒手。这无形战线的战斗，其艰难，不亚于那大炮轰鸣的战场呢！

八个月过去了。一九八五年底到一九八六年一月，泰国政府出动了一千二百名士兵，乘坐用以对付游击战的UH-1武装直升机向泰国境内那一部分“金三角”发动了围剿，执行强制性砍罂粟作战行动，攻下了贩毒大王坤沙的老窝。全副武装的士兵从直升机内跳下来后就挥刀直奔罂粟田砍伐罂粟杆，迫使坤沙和他的部下不得不逃往大山里……

这次打击并没有使这个贩毒集团有所收敛，而是感到往南走的路已断，搜剿日紧，更要尽快打通北行的通道。

## 五

蛇既然向洞外探过一次头，它必然会再探第二次、第三次，一旦觉得气候适应它们了，就会将整个身子滑出洞外。这不是一般的蛇，它狡猾、善变、凶恶。

一九八六年二月，张国清、易正再一次从“金三角”趁程来我边境。

这次，他们并不顺利。在泰、缅境内虽然是高山起伏，森林茂密，但泰、缅政府的关卡却增多了。在越过一道泰方关卡时，易正因做另一桩买卖被警方打伤关押，只是泰方警察没有识破他们的身份，他们党羽用重金将易正保释了出来。